

趣谈“三”字读书法

李仲

从古至今的许多名人，都结合自身体悟，归纳阐述有效的读书方法，以启迪后生晚辈。其中，许多方法和“三”字有关。

读书要刻苦，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对此，三国时期的儒宗董遇提出了“三余”读书法：“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也。”在古代农耕社会，冬天没有农活干，可以利用这个时间读书；一天之中，白天干活，但晚上睡觉的时间，可以挤出来读书；遇到阴雨天，不能出去干活，可以利用这个时间读书。董遇小时候家里非常贫穷，正是靠这样挤时间读书，终成一代宗师。北宋文豪欧阳修的“三上”读书法，则在时间利用上更加细致。他在《归田录》中说：“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盖惟此尤可以属思尔。”由此，“马上、枕上、厕上”也成了读书人利用零星时间的指南。

读书要专心致志，保持注意力高度集中。南宋理学大家朱熹就此提出了“眼到、口到、心到”的“三到”读书法，在《训学斋规》中他阐述道：“心不在此，则眼不看仔细；心眼既不专一，却只漫浪诵读，决不能记，记亦不能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岂不到乎？”读书时，多感官参与有利于保持注意力，强化记忆。但心思不在书本上，就看不进去书，即使大声诵读也没效果，同样记不住。因此，心到最为重要。只有用心读书，才能取得好的读书效果。胡适先生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手到”，就是要边读边写。而鲁迅先生在以上“四到”的基础上，补充了“脑到”。这种“眼、口、手、心、脑”五到的提法，不仅仅是停留在读书专注上，更强调了思考与理解。

读书要把握重点，融会贯通。清末戊戌变法领袖之一的梁启超，提倡“鸟瞰、解剖、会通”的“三步”读书法。

鸟瞰，是粗略地读，大致了解整本书的结构、内容、侧重点。解剖，是读的时候要标记重要内容，便于后续可以反复读，深入研究；还要及时将读书时的感悟记录在书旁；可以借鉴的语句也应该摘抄下来。会通，是融会贯通，由内到外、由此及彼，最终要开拓自己的思路，形成自己的见解。叶圣陶先生也曾介绍了一套“三步”读书法，即“初读、复读、再读”。初读，是阅读一章或一节时，力求找出疑问，然后依据自身的经验积累予以解答并进行验证，只有百思不得其解时，才看参考书或质诸他人。复读，是进行整体的综合归纳，理清大的脉络、思路，掌握要点、中心等。细读，是学懂的内容要反复记牢，并进一步深化认识，以转化为自己的成果。

和“三”字有关的读书方法还有很多，但“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我们只有结合自身实际不断验证，才能从中找到适合自身的读书方法。

救人面前，不能犹豫

刘茗尔

2000年新年过后，我们响应国家新农村建设，从老村搬到新村。新村是我们向往的地方，因为那里离巨化厂区稍远一点，并且村中有条河。这条河，村民叫它巨化供水渠，但按娘家的习惯我喜欢叫它黄陵堰。1958年，黄坛口水电站开始发电，石室、黄陵、杨赖三堰合并一堰，堰址在黄陵堰，引黄坛口水电站部分发电尾水入渠。堰河的水不仅用于农田灌溉，供应巨化公司用水，到了炎热的夏天，更是孩子们的天然浴场。

那年8月上旬，我们的新房已经建到第三层。这天下午三点，天气特别炎热，我和丈夫在新村西边不远处的一条机耕路上裁剪钢筋。突然，丈夫手上的钢筋钳断裂，可手上的活不能耽搁，于是我让他到树荫下休息，我则风风火火往家赶，到邻居家借一把钢筋钳。我突然想起儿子在黄陵堰已游玩多时，是时候提醒他回家了。

对面上游的埠头上，坐着儿子和他的小伙伴小明。儿子看到我，给我打了一个手势，随后跳入水中，往我这边的埠头顺着水流游了过来。我用力拉他上了埠头，埋怨他玩水太久，儿子调皮地冲我笑笑，告诉我，他们本来就说好要回家了。

抬头间，我看到小明

也跳下水，向我缓缓游来，但游到我们对面的堰河中心时，他突然又沉了下去。不一会，他的头又冒了出来，喊了一句：“游不动了。”话音刚落，他的身子又沉入水里。我时常在这河里游泳，十分了解河的结构，这里是河最深的地方，起码有两米多深。我担心极了，连衣带裤跃入河中，快速游到他的身边。我伸开双手紧紧抓住小明的一双胳膊，双脚拼命地踩着水花，用尽全身力气把他托上水面，奋力游向岸边。儿子和两个路过的村民把我们一拉上了岸。

傍晚，小明父母带着水果篮和鸡蛋到我家表示感谢，小明的外婆更是哭得泣不成声，拉着我的手连连道谢。

那次以后，我再也没有去堰河里游过泳。如今，学校规定，小朋友到河里游泳的必须有家长陪同，并且家长不准看手机，全程看护好自己的孩子。

这些天，衢化街道工作人员和我们村干部一起在村中两座河的铁桥上绑了两个橘色的救生圈，并在埠头边的护栏边立了一根长长的毛竹竿，竹竿下端的红色油纸上写有“溺水救援，请勿挪用”字样，提醒人们遇到紧急情况，方便使用。

看到这一切，我心里甚是欣慰。



深夜的葡萄

陈立春

老陈的腿脚看着不大灵光，走路一晃一晃的，笨重的身体跟着摇摆，像只黝黑的企鹅。他慢慢挪到值班室里的签到桌旁，寥寥几笔写下了自己的大名。

“今天我们一组，不知道能收获多少！”执勤帽檐下，老陈用黑不溜秋的眼珠扫了眼我和小王，嘴里意味深长地蹦出这么一句。

我小鸡啄米式地点头，心里嘀咕着今天可不得又是一个不眠夜。

今天是“百日行动”的第二次集中统一行动，我和老陈还有小王被分在同一个行动组里，任务是排查辖区的小旅馆。多元的组合，奇妙的体验。一个干了几十年出入境业务的老民警，一个负责指挥调度的民警再加上一个干宣传的民警，幸好有辖区的“小灵通”辅警红姐带着，不然在“大珠小珠落玉盘”似的老城里找小宾馆，可不得晕头转向。

出发前，所长拿出一大袋子葡萄给我们“践行”。紫黑紫黑的葡萄串串连连，挂着些许剔透的水珠子，看着甚是新鲜可人。

“走了，回来再尝！”还来不及伸手去摘，老陈浑厚的一声吼便打散了大家的兴致。他三两下拿了挂在值班室墙头的警车钥匙，整了整警便帽，便径直往门外踱去。

“陈师傅，我来开！”小王与我接连跟上，一下子钻进车厢，生怕被老陈甩在夜色中。

慢慢摇下车窗，柔和的月色映着红蓝闪烁的警灯，弥漫着夏日的慵懒气息，不停打在一张张黝黑的

脸颊上。扑面而来的热浪热情不减，恨不得钻进车底与我们同享一路清凉。老陈看着飞驰而过的街景，一边感慨着城市在这十年间发生的肉眼可见变化，一边同我们这些年轻人分享起他曾在这片土地上挥洒汗水、守护平安的青葱时光。

闲谈了一会儿，车子在目的地宾馆门前停下，老陈的话匣子好似一下子上了锁，突然断了声音。他随手整了整帽子，先行下了车，到小宾馆里探个究竟。我目光一直追着他，脚步也紧紧踩在他被灯光拉得老长的身影上，竟也有些跟不上。

“你好，请把今天的旅客住宿登记单给我看一下。”老陈操着流利的本地话和宾馆前台的服务员聊着，他又重拾起多年前检查登记的老本行。一张张登记单从眼前飞快掠过，一串串身份证号码触及我们的敏感神经。闷热的前台没打上空调，连呼吸都湿漉漉的。老陈的脑门上接连渗出点点汗珠，在吧台灯光下泛着光亮。

他沉默不语，用眼神向我示意，指指手头的这张单子，暗示这其中可能有蹊跷。“让客房阿姨带我们去看看这一间。”千差万别的数字在纸片上飞舞着，被老陈盯得没了动静。

我们快速来到房门口，阿姨还没来得及拿卡刷开房门，只听见“砰”地一声，房门被狠狠关上。老陈皱了皱眉，印堂中间挤成一个“川”字，立马恢复往日的平整。“我是派出所的，请把门打开，例行检

查。”鼓点般的敲门声在整个楼道间回荡，只是不见有人回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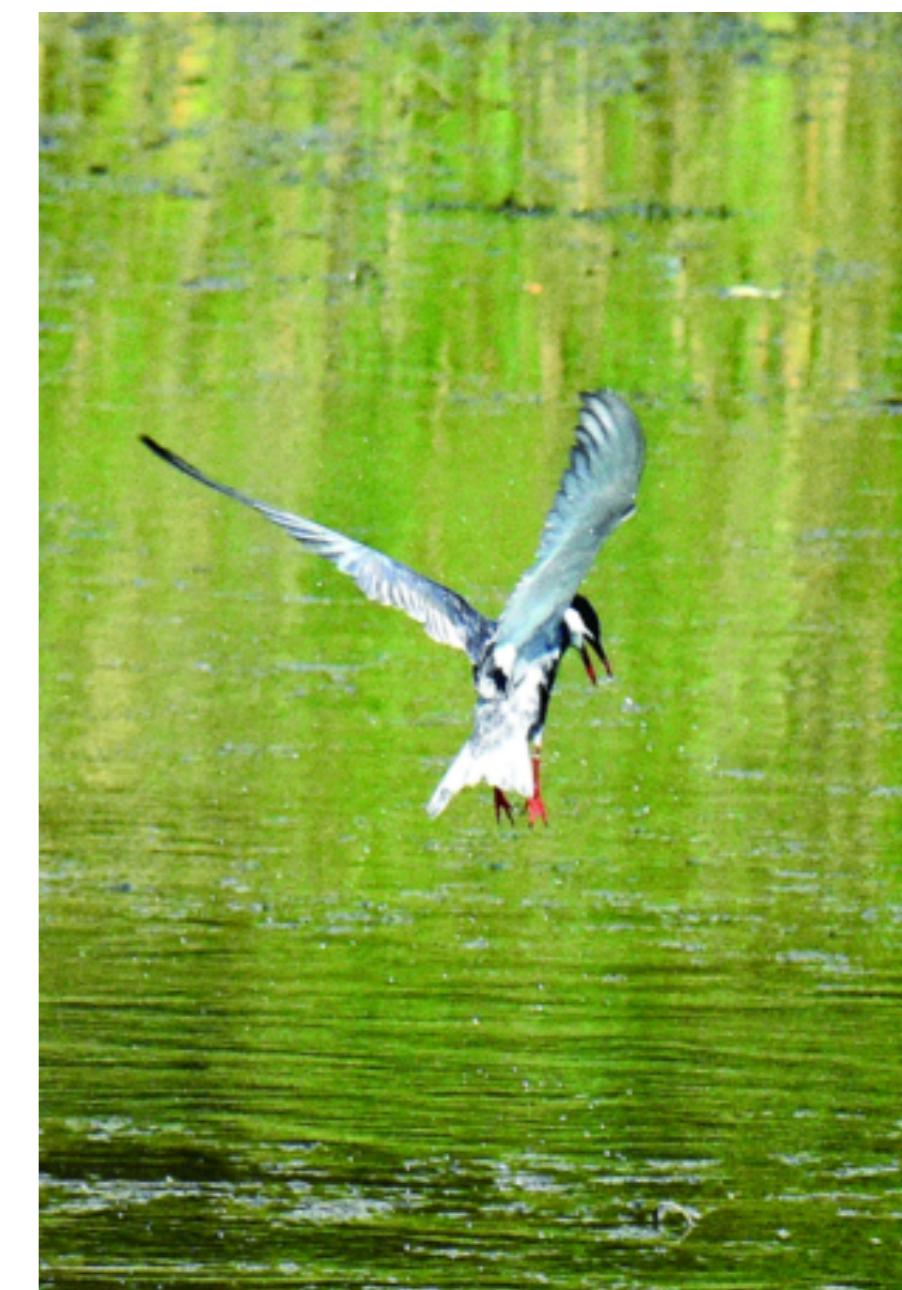
寂静的楼道里顿时没了生气。老陈向房管阿姨示意刷开房门。哪知“滴”地一声，房门猛地被撞开，突然有个精瘦的身影从众人眼前晃过，径直往楼道口跑去。

“别跑！”话音未落，老陈迈开步子向前加速，像一阵风冲了过去。恰逢停好车的小王从楼梯口走上来，一把扯住楼梯上险些摔跤的小伙，会同前来的老陈将他牢牢按在了地板上。回房间一看，一箱子涉黄小卡片在床头柜旁躺着，红红绿绿的，扎眼极了。

“小伙子，别干这个，干点别的。”噗嗤噗嗤喘着大气的老陈恢复了些神气，在小伙面前来回踱步，一摇一摆的，厚重的手掌稳稳落在小伙瘦弱的肩膀上，意味深长地说着，像是爸爸在和调皮捣蛋的儿子对话。

当与增援警力完成工作交接后，老陈继续回到前台，认真核对关于涉外人员登记的情况。“遇到涉外人口登记问题，请及时联系我们，这是我们的联系方式。”推介起现在主管的出入境业务，老陈黝黑而平静的脸庞突然有了生气。

人夜，沿着老城区最繁华的主路，警灯把平安照亮。值班室桌上，那串黑紫黑紫的葡萄仍安详地躺着，依旧新鲜可人。“今年的葡萄没有不甜的。”老陈卸下警帽，摘下一颗放入嘴里，额前被帽子压出的印子泛着红光。是啊，热爱的人生，哪有一个日子是不滚烫的。



水中捕快

李陶 摄